



COVID-19之后， 世界会有什么不同？

六位杰出的思想家反思了这场大流行
对世界造成的改变



丹尼尔·苏斯金德

2020年3月，英国知识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拉比·乔纳森·萨克斯（Rabbi Jonathan Sacks）将COVID-19灾难描述为“离

无神论者最近的启示”。

当时，我认为这种比喻是恰当的。它捕捉到了我们许多人在面对如此突然、极端且迅速加剧的危机时感受到的《圣经》中提及的那种震惊感。他说，我们“已经顺风顺水地过了半个多世纪”，然而突然之间，“我们就需要面对人类的脆弱和不堪一击”。

现在，几个月过去了，拉比·萨克斯的这种比喻似乎仍然合适，但是原因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对于思考后COVID-19世界而言十分重要。

这场危机令人惊恐，部分原因是它有几个人

们不熟悉的新特点。这是一场由我们仍然不完全了解的病毒所引发的全球卫生紧急情况，也是一场自己造成的经济灾难，因为遏制病毒蔓延是必要的政策响应。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这场危机中最令人痛心的事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COVID-19 感染率和治愈率的显著差异似乎反映了现有的经济不平等。疫情期间的“关键劳动者”所做工作的社会价值与他们获得的低工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匹配。这是因为市场未能对真正重要的东西做出充分的估价。

鉴于十年来民粹主义开始抬头，而且人们对专家的信任度下降，人们欣然接受关于病毒的虚假信息 and 错误信息，这也在意料之中。由于近年来全球政治推崇“我国至上”的理念，缺乏适当协调的国际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场危机是一场更为真实的启示，它使我们将集体注意力集中到共同生活方式中已经存在的许多不公正和弱点上。如果说以前人们对这些缺点视而不见，那么现在我们很难不面对这些缺点。

后 COVID-19 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未来十年我们将面临的许多问题只是我们今天已经面对的那些问题更极端的版本。只有当我们从这场危机中走出来，决定采取行动解决这些问题，并实现根本性的改变，世界才会与现在大不相同。

丹尼尔·苏斯金德 (DANIEL SUSSKIND) 是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经济学研究员，也是《没有工作的世界》(A World Without Work) 一书的作者 (Allen Lane, 2020)。



詹姆斯·马尼卡

COVID-19 之后，世界不太可能再次回到原来的样子。全球经济中已经出现的许多趋势正因这一流行病的影响而加速发展。

随着远程工作和学习、远程医疗和交付服务

等数字行为的兴起，数字经济的发展尤其如此。其他结构性变化也可能加速，包括供应链的区域化和跨境数据流的进一步爆炸。

未来的工作情景加速出现，随之而来的是他所带来的众多挑战（其中许多挑战的程度可能会成倍增加），例如收入两极分化、工人的脆弱性、兼职工作增多以及工人需要适应职业转型的需要。这种加速不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也是对健康和安全的重新思考的结果，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将需要时间来恢复，并很可能发生变化。

随着这些趋势的扩大，这场危机的现实引发了对若干信念的重新思考，可能会对经济和社会的长期选择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对效率与复原力的态度、资本主义的未来、经济活动和生活的密集化、产业政策、我们对影响所有人并需要采取全球和集体行动的问题（如大流行和气候变化）的处理方法，以及政府和机构的作用。

过去 20 年间，在发达经济体中，责任普遍从机构转移到了个人身上。然而，卫生系统正在经受考验，而且人人往往发现它并不完善，而从带薪病假到全民基本收入的福利正在得到重新审视。通过安全保障和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契约，制度对民众提供支持的方式有可能发生长期转变。

历史表明，危机期间作出的选择可以在未来几十年里塑造整个世界。依然十分关键的是，我们需要采取集体行动，建设能够为所有人带来包容性经济增长、繁荣和安全的经济体。

詹姆斯·马尼卡 (JAMES MANYIKA) 是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主席、所长。



让·萨尔达尼亚

印度作家阿伦达蒂·罗伊 (Arundhati Roy) 在《全球流行病是一扇传送门》(The Pandemic Is a Portal) 中写道：“历史上，大流行曾迫使人类与过去决裂，开始想象焕然一

新的世界。这次也不例外。它是一扇传送门，是一个世界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户。”

多边主义的运作方式必须改变，这样才能反映出这个迥异的世界。COVID-19 大流行考验着全球合作的极限。特别是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支持仍然不足。它们很早就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包括创纪录的资本外流和金融环境收紧。这些经济体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它们原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能力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无法满足紧迫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需求。

现在做出的选择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更多地依赖相同东西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并且会忽视这种流行病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痛苦。

联合国主导的适当的改革议程必须将 IMF 包括在内，使其参与解决导致发展中经济体债务脆弱性的结构性问题。这一议程必须将发展融资从有利于市场的改革和鼓励私人投资的措施中转移出来；必须放弃紧缩的教条主义。此外，富国必须最终兑现其官方发展援助承诺。

全球机构中的权力不平衡也必须得到纠正，公平地承认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的需求和权利。

如果国际社会现在不能果断应对，《2030 年议程》和《巴黎协定》就会严重脱轨。现在需要一种新的多边主义（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改革将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种多边主义必须基于以人权、性别平等和气候为中心的发展愿景。

让·萨尔多尼亚 (JEAN SALDANHA) 是欧洲债务和发展网络的主任



夏朗·巴洛

第一波 COVID-19 疫情之后，世界必须更具包容性、复原力和可持续性。今天，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由于企业竞相压

低价格，全球大部分劳动力为薪贫族，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加剧。太多国家遭受了来自 COVID-19 的外部冲击，却没有普遍的社会保护、强健的公共卫生系统、到 2050 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计划或是可以提供高质量就业的可持续实体经济可以应对这场危机。

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之际，战争仍未结束，会议形成了战后社会契约的基础。同样，我们需要制定一项雄心勃勃的重建计划，同时努力结束此次疫情。国际支持事关集体生存，也是对健康、全球经济和多边主义未来的投资。选择权在我们手中，IMF 和多边体系的行动将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我们的复苏目标应该是充分就业和建立新的社会契约。对照顾经济、教育和低碳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可以成为旨在减少不平等现象的刺激措施的支柱。工资政策、集体谈判和劳动力市场监管可以重振需求和收入，同时终结放任企业对员工不负责任的商业模式。

应该通过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各国持久经济增长为重点的救济进程来解决债务问题。目光短浅的财政整顿阻碍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债务管理和债务减免，并将再次使我们更无力应对未来的卫生和经济危机。

共同繁荣可以成为以共同的雄心和全球团结为标志的 COVID-19 世界的成果。

夏朗·巴洛 (SHARAN BURROW) 是国际工会联盟秘书长。



塞尔吉奥·雷贝洛

COVID-19 将给世界经济留下持久的印记，引发永久性的变化，并留下重要的教训。

病毒筛查可能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像 9·11 事件后安全措施变得无处不在一样。重要的是，要投资必要的基础设施以检测未来的病毒爆发。这种投资可以保

护经济，以防人们对 COVID-19 的免疫力很快便会失效。

许多经济体在疾病大流行期间采用了德国的“短时工作制”（Kurzarbeit）补贴措施。这项政策减少了工人的工作时间，降低了他们的工资，但是与此同时，政府会补偿部分工资差额。通过保证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匹配，为经济的快速复苏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应该改善这些政策的执行情况，使其成为一个永久的经济复苏工具。这一点十分重要。

远程工作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有一些证据表明，在家工作至少和在办公室工作一样高效。然而，许多公司以前不愿意接受远程工作。现在，许多人已经尝试过了这种方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以远程工作可能会持续下去。

大流行病危机加快了数字转型的步伐，电子商务进一步扩展，远程医疗、视频会议、在线教学和金融技术的应用步伐加快。

拥有国际供应链的公司正在应对短缺和瓶颈问题。我们很可能会看到，许多这样的公司将部分离岸生产迁回国内。不幸的是，这种趋势无法创造很多工作岗位，因为大部分生产很可能都是自动化的。

政府在危机期间扮演了承保人和最后投资者的角色之后将变得更庞大。公共债务将会激增，给全球带来金融挑战。

COVID-19 大流行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是，共同努力解决影响全人类的问题至关重要。比起分裂，团结使我们更加强大。

塞尔吉奥·雷贝洛 (SERGIO REBELO) 是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国际金融学教授。



伊恩·布雷默

COVID-19 危机爆发之前，全球秩序就已经处于变化之中。冠状病毒加速了三个关键的地缘政治趋势，这些趋势将塑造下一个



世界秩序……它就在疫情结束的时刻等待着我们。

第一个趋势是去全球化；当前危机所暴露的物流困难已经表明，全球及时供应链正在发生转变。然而，随着经济困难的加剧，（第二个趋势）民族主义和“我国至上”的政治会不可避免地抬头，促使企业将商业运作本地化，这对国家和地区的供应链是有利的。

第三个趋势是中国地缘政治的崛起。这一趋势已经酝酿了 30 余年。尽管中国已经成功转型为经济和技术超级大国，但没有人预计中国会成为“软实力”超级大国。如果中国继续推行危机外交，并且人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远比世界其他国家有效，那么这场危机就能改变这一状况。

当然，中国的境况看上去更好，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有人认为中国的抗疫措施与疫情在全球蔓延有关。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及其政府倾向于这种说法，并将其作为一种竞选策略，从而转移人们对美国自身疫情应对措施的关注。中国不会对此置之不理。一旦世界摆脱了这场大流行，我们越来越有可能陷入一场新的冷战，事关美国和中国。

不论是否会出现新的世界秩序，有些事情始终不会改变。FD

伊恩·布雷默 (IAN BREMMER) 是欧亚集团总裁、创始人。